

韓詩編年

卷一卷二





林詩純
年
五
十
五
歲

德州盧雅雨商定

桐城方扶南通考

韓昌黎編年

箋注詩集

漢書辯注世說考義蘭
叢詩話家塾恒言嗣出

春及堂藏版

常嗣之難有

書不自注而

亦遂無所

辨注音

之明李

子考異出

辭而闕之

家注皆

唐詩之有

序

傳寄人書此題應更期

附 期 大

一

序

唐詩之有可箋注者莫如杜韓二家杜有千家注韓有五百家注皆宋人所裒集廣收博采用力勤矣然其說多有不當辭而闕之者已歷有之杜千家注姑不論韓五百家注自朱子考異出而遂廢考異之後又有不著姓名者宗朱子而廣之明季東吳徐氏刊以行世世所稱東雅堂本其書甚當顧辨注者多而箋事者少凡朱子指爲有爲而作未及細箋者亦遂無所發明嗟乎朱子之意安知其不望後人耶觀於尚書不自注而屬西山可類推也明人蔣處士之翹近時顧庶常嗣立繼有增注其於箋亦皆未詳注而不箋則非子夏三

百篇小序之旨又不得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論世之義夫以
意逆志須精思知人論世必詳考善哉司馬遷之言曰好學
深思心知其意此精思之謂也班固之言曰篤學好古實事
求是此詳考之謂也深思始可箋注求是則必編年不得其
時而漫爲箋注知其意求其是也難韓詩本有年月可尋編
者壻李漢又公門人必得公次第本意其中閒有小舛亦或
公隨手所錄如杜過張隱居二首一七律一五律語氣分明
兩時杜彙之而宗武仍之李漢編韓亦或此例耶然有詩在
後而編在前讀之易知者如元和聖德詩事在元和二年而
今以壓卷此非舛誤蓋題目重大非前不可時事又著明詩

中無庸箋而年可考今非韓之時變而移置元和二年以順
編年之例易耳其有年未明編遂誤箋說者如南山有高
樹行贈李宗閔乃憫其謫出遠州以規諷擠之者事在穆宗
長慶之初時宗閔有令名無敗行韓公素與交好又嘗同爲
裴度幕官故有此詩詩之結語不平可見今箋者以爲刺之
蓋因文宗三年宗閔爲相黨局始興七年復相穢跡大著君
子不黨詩必刺之而不考韓公歿於長慶四年其時相去甚
遠且隔敬宗一朝何由而預知其非早爲譏刺之詩乎此大
謬也又有年已明編猶誤箋注者如效玉川子月蝕詩盧開
手便書元和庚寅韓詩亦書新天子即位五年是爲王承宗

不庭之時時從裴度言用兵詔四面行營討之諸將畏怯逗
遛不前以故詩中以東西南北星文比而刺之箋者不審明
書之五年爲承宗時乃以元和十二年暴崩於中官之手當
之又大謬也大者如此細者必多年不重編詩終多晦今一
一考諸史証諸集參諸旁見側出之書以詳其時以箋其事
以辨諸家之說敢自謂知其意得真是乎聊出而就正於世
之好學深思篤志好古以上通孟子之說詩者或有取於一
知半解而論去其大謬斯余之厚望也夫桐城方世舉謹序

唐李漢編昌黎先生集得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律詩一百六十不以年次宋計有功唐詩紀事於昌黎雖有編年而詩或從略嗣是注韓詩者輩出而呂大防程俱洪興祖方崧卿各譔年譜樊汝霖又作年譜注 國朝顧氏嗣立參考新舊兩書取諸家之譜增訂訛畧閱者便之然以詩繫年與諸家不無小異舛訛亦時有而轉注故實尤多所未備夫知人論世當細覈其迴翔中外仕路升沉與夫藩鎮宦豎朋黨紛乘之故乃可句櫛字梳年經月緯而無忒朱子於韓集用功最深考異一書學者尚有疑竇後世可率臆而爲之說歟吾友方扶南先生譔昌黎編年詩注博極羣書詳考事實大抵

援新舊兩書以正諸家之誤援行狀墓誌以正兩史之誤俾
讀者顯顯然如與籍湜輩親登其堂斯真昌黎之功臣也已
扶南老矣將售是書以為買山計余既歸其貲且付剞劂扶
南學問浩博然未免有貪多之病其注之重複者如湯湯字
首卷古風
既注堯典二卷龍宮灘詩復注之類習見者如淄磷以論語注不
能以孟子注之類以詩注復以
賦注者如絲竹字既以蘇武詩
注復以任昉賦注之類不須注者如浩浩悠悠開
卷低頭之類盡
刪之訛舛者如魏都賦肅肅階闥作蕭蕭階闥後
漢書輜輶紫轂之類更正之不
知扶南以為何如也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六月德州盧見曾

序

凡例

一李漢原編十卷今合諸本以及外集拾遺編十二卷

一目錄彙次從來在前簡帙徒多無關尋檢杜白之集可見
今既編年以每年之目領每年之詩分別每卷乃易檢閱
一注爲前人已有者悉依考異及東雅本仍著某云其東雅
堂不著名者於云字上空一字如顧本例其爲愚見則書
曰按

一凡注引古只當取最古最前之書然亦有後世承用而小
異者義無戾於古書字有關於本文今輒增之備參考也
一箋凡說一詩之旨者系於題後凡辨一句一字之是非者

昌黎先生集卷之八
系於句下皆有按字

一奇奇怪怪不主故常公自道也舊本收遺詩中有嘲鼾睡
二首宋人以公不信佛詩中用內典必非此見非也嘲者
爲僧有何不可公雖不宗佛教安見不泛閱佛書朱子集
中亦有晨起誦佛經小五古一首古人凡書不遺也二詩
奇崛古奧三唐中無此一手同時孟郊盧仝亦最好奇孟
有其疑鍊而不能舒長盧有其舒長而不能疑鍊周紫芝
指爲僞作此寡見多怪之論也今訂爲真

一有載在李漢原編而實非公作者凡二排律一和李逢吉
攝事南郊一和杜元穎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逢吉其稱

老子道過禹稷其頌逢吉不啻杜房誣累韓公甚矣今特
辨之箋有長言例不多及

一有自來諸本未經訂正之字句而必不可不辨者如答張
徹詩結友子讓抗請師我慙丁舊注相因皆以抗爲陸丁
爲公孫丁殊不思上下文氣何取乎對壘之羊祜陸抗交
綏之尹公公孫丁也師友故事多矣用此了無關涉今訂
爲虛字抗乃抗禮之抗丁乃當也言我以子爲友子謙讓
不敢抗禮子以我爲師我又慚愧不敢當也此一定之文
理也

一舊本韓集前皆未列年譜近日顧本有之以爲增訂洪氏

方氏年譜而不知元豐閒之呂大防崇寧閒之程俱皆有
之皆宋人皆可取紛紛收入甚苦繁冗今約而編年則每
年之時事出處皆系於每卷目錄之下逐卷瞭然年譜可
以不用竝新舊二史本傳亦不必列前矣凡讀書者寧不
知之

舊唐書本傳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

新唐書鄧州南陽人朱子考異云李白作韓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

公嘗自稱昌黎李翱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志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書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書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修武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荊州之南陽郡字與赭同在唐屬鄧州者也方崧卿增考年譜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挈之銘亦曰歸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爲河內之南陽人詳此南陽之爲河內修武無可疑而新書鄧州之誤斷可識矣

父仲卿無名位

新書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即去縣人刻石頌德終

秘書郎

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

新書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

之

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

〔新書〕愈自知讀書日
記數千百言比長盡

能通六經

百家學

大曆貞元之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

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游銳意

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閒故相鄭餘慶

頗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大

梁辟爲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爲其賓佐

〔新書〕會董晉
爲宣武節度

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
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辟府推官

愈發言真率無

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

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官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

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爲連州陽山令量移江

陵府掾曹

新書改江陵法曹參軍

元和初召爲國子博士遷都官員外

郎

新書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公神道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

時

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掾曹居

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

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

其事以爲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

奭按驗得澗贓狀再貶澗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

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曰國子先生晨入

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

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